# 致堂讀史管見

#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高祖　　後晉紀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謂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太宗頡利之屈猶不足以雪高祖稱臣之辱況冊命由之以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丘門御正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爲中國主也可以爲首而甘於下歟甚哉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爲盟主相與朝事之

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假諸侯耳其責猶如此况石敬瑭欲爲中國主而北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幾會則爲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爲以義重於天下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以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爲重義理爲輕已失今日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况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報突厥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也

契丹主恐以唐將卒援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爲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資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恐以援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爲宰相則國柄常歸乎主約之入收葬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貴于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晩節巳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者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

意猶足為賢也

唐主挈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釁起於盃酒違言為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銜之及重誨既貴用事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平章事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遏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為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歐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不臧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吳徐知誥以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

僞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吳王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爲子所奪夫爲人子以廢君强其父是與廢父何異方諸鄰起則起猶得爲孝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和凝爲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致書曰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北夷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然之
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

祖有預防之憂審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内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高祖遂爲此安能並行而不相悖然則備豫内修而聲形外見戎心未啓而我則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下齊李德誠等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王誥即位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爲左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愠曰可不用老臣矣唐主謝之

宋齊丘不以徐誥受禪爲是當諫再三諫而不從則當去

豈得爲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之死蓋不獲已蘇丘之生無羞惡也徐諧所以處蘇丘以三十年交舊曲意包容蓋終長者而蘇丘情僞悖悖多變眞小人也是故爲義而有利心爲利而求義者二者不可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爲爾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盗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勤往往勉於行義雖曰竊名字盗土宇莫孜其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四海之大荒忽怠傲而失之比以一旅之微儉勤寇業而得之國家既立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之盗矣歐陽公以王統與朱全忠而以盗目楊行密豈以其所就有大小耶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石氏稱臣子於夷狄安行而不恥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至以厮役盜賊爲之厮役至賤盜賊至惡一旦推爲天屬之親與己生無别則拜夷狄爲君爲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僞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旣父德光而不改姓耶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僞相有非敬瑭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千古不義之疵毁哉孟子不去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其可也

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屈膝帝怒奪

官

唐末五代臣弒君子弒父無姓之戎爲中國主遂舉中國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靡不具矣然以石氏之臣致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允遠閉城拒命則有王巒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爲備則有張誼耻於臣事則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世亂之極有不可泯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爲晉祖者聲言權訕君避事之罪小則寬流大則誅殺夫然後足以一其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任而已是則晉祖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爲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爲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異日之患從澶州城跨德勝津選建廣晉彰德求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

不擇是非可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臣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爭之選豈非至榮爵列既升賄賜又厚于權不比之顧而以向穹廬下拜爲恥甘心黜免而不悔是非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智矣

徐誥復姓李更名昪爲李氏考妣發哀暫兼居廬如初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爲不祧之主

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弑之心形勢既成聲望之騎虎不得而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愛之而子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既取吳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誥之上遂爲知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

而終乃移其國故假宰相以權楊氏之過也用異姓為子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纂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誨專橫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宦者為之梁戒其禍更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不專行事權實重於宰相至郭崇韜安重誨復樞密之名而歐陽氏乃謂權移於宰相恐傳寫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

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
其司存文書府史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西京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出維翰
爲彰德帥

石氏之帝維翰功力居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結契丹
以自重上則挾制其主使惟己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挫
勒士大夫使惟己之譽而不敢議己晉祖既受命契丹以
維翰爲相亦當謹守初約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
外臣論執政過失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
不公與民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
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乎以見維翰志在興晉而無心
於挾虜使其扎向負恃深得虜意雖高祖亦不敢有所前

卻況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夫安得可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為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相廢帝不能為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石祖聞其言而不思其事遂以為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為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為相者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署文書而已至是雖罷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宰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與古之除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饕

處富貴安然而不恥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

或少替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屈節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爲蒼生答之何其諂哉夫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爲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衽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考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爲賂於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生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爲社稷

討削猶可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安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春秋書胥命無誓盟取荀息之死嘉蕭魚之會蓋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遺潞王失信之疑其於契丹以守信為重既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光臨禍以鐵券為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嘗數以事殺戮而尸之為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王爵易處大藩他日又襲晉安降虜之

亦君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光之死不獨以重載招禍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光居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爲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歎其欲圖延光也久矣而高祖不之覺使墮其計中又不爲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後吁可畏哉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反兵敗爲其下所殺

安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當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
怒之至是召其僧慰喻贈遺衆心大悅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毆張格不忘魯秉之窘卒能免其身石勒釋憾於季楊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矣四人成敗豈專爲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觀四人之器局耳一事如此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容載之勢而芥帶不忘睚眦必報懼者衆矣其誰肯輸情素布四體爲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夫何難哉然寧忍而不爲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蓄德尚能爾況君子以天下爲度者乎

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晉祖怒虜契丹爲後世患而謀於用人爲楊光遠而出桑

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
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
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
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
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
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鷇必家至而
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
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

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
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
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
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
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謬
矣
漢高祖龑為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
劉龑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
之子何者推類故也禽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
是故羣臣至成議爵宦帝以之感淮陽張伏正色光武使之
傅備嗣羣勸出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為人不端楚
成議於敬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龑乃棄士人而

宦者是信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爲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宦官抱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奚齊荀息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之是非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爲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

其時雖爲擇留守晉陽者歟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高祖舍重貴而訖重睿果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背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爲耻而爲之諱況天子而爲夷狄所立辱孰甚焉視君屈辱無羞耻之心則將安於篡弑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氏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之所存也

後晉紀

齊王

大臣議者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帝從之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答以不遜語

即事而論景延廣任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是亦劉知遠郭崇威王峻王權諸人所見彼數人者適不用而

延廣適當權其觀延廣激怒契丹若與晉有深仇致虜兵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淺逞 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審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比狄矣

追封敬儒爲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爲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析而辨之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

正則不待絶其所生而舜之以欺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而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竊取欺僞諱之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甚貴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矣旣有所後則不得猶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

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是聖人立二本之教率天下而畧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眞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顧私親矣如此無欺無僞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可爲通制而公行何嘗諱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僞之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

不可改矣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斬功緦被於身雖曰
在外而擗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得
已而爲所後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朞齊而情實
過之其爲苟竊欺僞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
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
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失乃
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敬瑭之兄也信義英進睿杲六
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瑭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
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
已死睿杲未生而子之乎文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

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列者果未生
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爲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
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
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而君子猶
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
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爲可
以此攷之必敬瑭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
早世者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
貴爲長爲次皆無所考譜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爲親疎
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
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屬疎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爲
所生之親耳重果夭高祖疾革命抱重睿寘馮道懷中乃

齠齓兒也高祖爲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背契丹所指而立齠齓之重睿以嘗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心豈爲不以重貴爲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諱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睿在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睿則重貴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爲宋王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追王之禮冊皇父爲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段猶冷褒得罪於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是之安能易我禮加斬衰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

人於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辨予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唐主疽發於背謂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辨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以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愼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氣祲形象隨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或十日之中頻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災異衆矣孔子悉書之尤謹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爲異焉而後世尤忌正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月之朔慝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慝陰氣也天福八年夏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慝掩陽之徵天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唐莊宗近事或少警乎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爲娶馮氏女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帝遂納之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父之不能通大

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禮文之繁碎與其制度所謂當年不能究其業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過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有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憒乎此乃王震腐儒學不知變徒尚文義叢脞鞍鞾迷塞人之知見故使將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后之事曾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烝淫猶常事然蓋其心習於順從爲固寵安身之計雖朝爲君臣莫爲仇敵無所不可則馮后之事道固不以爲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閣生儀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畬楚乃釋之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施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旨故引投鼠忌器之諭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背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非議哉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蓋欲殺戮故者以制其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闇無道之賤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今日反見防耶晟慚懼遽罷之

服過爲難受責如流秦穆之所以自警孔子之所以深取之也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遏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儼言爲憾因而擠之又下石焉不亦賢乎或問服過爲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從而聽之有外示容納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己改過誠君子也從而聽之爲能爲有焉能爲無愿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一以收聽言之名一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僻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惡之人也若晟以受責如流許之則堯舜之所憂畏而難之者也

帝居喪朞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三絃琵

琶和以箎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失禮之君蓋有未朞而用吉者矣出帝逾年聽樂又避其名爵羣臣之請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爲善者而當時百官無一人規諫反因而勸之是舉朝皆逢惡者國欲不亡得乎蓋國者未必皆力爲不善爲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爲妻而不諫宅大夏鼓樂而不諫宅日桑維翰諫其侈費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以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

亦惟事自守而已

宰制運動操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爲制縱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與敵則已必欲與敵師克在和無與戮力啓上心解崧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遽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制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光遠不

許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殺光遠起復承勳為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為契丹臠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為名其情實反矣承勳及二三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己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冒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其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自取也

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戰耳尚使河北諸鎮厚養其力相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退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杲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

巳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駞而走其非僞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鋭分道而躡之待其勢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此策尚不肯爲况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王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之失夫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遠之欵又聽趙延壽之

討使石氏旣亡而中國不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享其利耳旣已得汴謀爲好語以欺衆謂過不在我此夷狄詭詐之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爲他人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反譽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决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于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所爲既書之以爲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爲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明天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内附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内應巒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莫兼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然大發兵赴之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矣聰明柰何耳目無蔽也無蔽柰何所任得人也書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股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爾無昵于憸人唯耳目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又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寄耳目於諸侯也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公忠通達之人而無謟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之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先信趙延壽思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與大衆爲虜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揣度情僞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然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信自塗其耳目至於踣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妻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事遠者容或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覆轍在前躬
蹈而蹈非其不覽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何愛其姊施及
其人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
從此固反逆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
為諸將所迫既至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請
因其擅離本鎮而廢之以懲無後患可謂蓍龜之見矣及其
使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猶不
悟夫高祖社稷與姊兄一言孰重大臣扞救與私戚褻請
孰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為墟豈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
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為杜氏況有高祖
哉事乎高祖以姑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
夫而代晉與其為帝之姊為節度使之妻曷若為帝之后

為天下之毋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開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曰晉民不血食矣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焉惜其言之不逮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況爲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覘虜于榆林店力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引兵

救之張從恩曰若虜衆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失墜太師吾爲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即解去當是時遇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絶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凛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令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求世況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位号潞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嶢然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掛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噬嚙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取怨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

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爲身謀亦足爲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臠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人之憤嫉怨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在之時其猶即亂之君各賢其臣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軍功故使爲藩鎭掌書記張式諫官刑部九五六人極諫力論終不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春秋寓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重而不可破非魚麗偃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禮義者措而不[illegible]久矣戰亂[illegible]

宰咺歸賵[illegible]寵厥羽子氏薨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

間者也至叔母爲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

位州吁弑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

夷爲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葬[illegible]武氏子來

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爲中國主而

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

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況政法不立如杜重威彥

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拒虎兕象[illegible]貔

貅之士連百萬之衆曰戰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

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鑑何代不然

契丹鎖景延廣送歸其國延廣扼吭而死

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唯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桑和之于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後漢紀

高祖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于彼蓋梁篡唐而後唐

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權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勲舊重將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剥削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篡臣漢有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減石晉之宗社漂揺岌岌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摧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威其罪爲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畧去開運之紀則非矣削

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亦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處斥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為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哉甚矣脩之易其言也脩固嘗去均是恭也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棄也不數尚爾况孔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為以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為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賤之微之衆之進之之不同有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為災異薨弒卒葬二一也及春秋處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孔子祖述為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

次春係于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此義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為本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體元而動慎終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為常事未嘗有決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為元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為傳心之要典間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妄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賵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盟師卒而不日慢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爲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爲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衛宣公淫亂遂爲狄所滅晉至三綱絶矣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擾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歷來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

也劉知遠盡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暗
氣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悒悒今
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
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
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
以垂裕然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疎斥之其
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據自古帝王
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
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天理
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

豈能免宼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較夫夷狄之乗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爲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睹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爲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叔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

扶立重睿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而楚莊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態使遲留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夫夷狄之性貪而無親彊則爲虎弱則爲鼠抑鋒止銳擇義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衆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爲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及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

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爲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爲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中其禍特久近之不爽耳李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全之其於劉知遠則䧍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釁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之謀也知遠何嫌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其連祚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灑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祭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豈其大於人

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耳後世禮廢有塋封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為壇雖非經禮未甚有害也以紙爲錢自明皇用王璵而行之至世宗已二百餘歲矣苟以爲異者人生而幞帽帶靴皆祖狄服死而鼓磬螺鈸皆用戎樂凡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僭者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延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世宗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而重嘆之何歟故孔子曰述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注見于史至憲宗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爲朱邪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睎前趙不害其非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僞爲也馮

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蕚書以廢長立少激怒之希蕚在朗州希崇常詗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爲內應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母嬖越次得立其弟曰希範希蕚希廣希崇夫希聲既可以先希振則希廣亦得以先希蕚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殷既不達高郁又不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無日矣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

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爲攔耳及食竭力盡重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兵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直爲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況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後漢紀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崇聞之内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貞爲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佞人也事唐明宗晋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覆之甚者則興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邠等又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猜逆至命大將出重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爲相邠素不喜書生嘗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毀歎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天下學士大夫輕則東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廩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賂專權寓赦恣橫未幾死於變倅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課吏傳寫然何及矣邠爲相矯二蘇除官之濫艱於選拜史

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霑一命者蘇之濫與邠之
靳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靳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
纔四載以是爲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永興鳳翔三鎭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爲西
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
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貫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
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揔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
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
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寘於言意之
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趨

利者莫如馮玉若當漢祖朝誠未去是隱帝幼沖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光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二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昶懲蒙蔽開言路以衰亡國之主尚能如此況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有設官掌匭而立之法曰某事得言某事不得言先責以保識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擇罪之令是豈先王立誹木置鼓無然小人之箴開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

唐主李莫有闚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唐主遺帝書謝
過請通商旅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己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無義必
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
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
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
上牽制漢人又不能進乃始遣書謝過而為河中請則其
援守貞也持何說以為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
而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敗盟鼠狗之人或可使
將去魏逃契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
競也宜哉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巳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而所爲如此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吾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惟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朱全忠急欲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

撫掌而得之石晉假力戎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隸中原虛位折箠渡河始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跂瞻烏之士目不及瞬數四五十年間同一堅氷尚何法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於國不可廢從五季更代如奕碁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節度使如易戍卒何足怪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猶爲不暴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資於藩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臣諸道節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

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後唐晉漢諸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而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君之心可乎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内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内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官之意然方隅警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相而爲節度使帶平章

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軍事虛名耳姑以重節鎮之勢猶之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爲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爲順以外制內爲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棋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如修德帝又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趙延乂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

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聞延乂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爲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爲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爲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爲亡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見怠兵之告也大風拔木篡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

馭之態也，蓋猶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姓償焉，斂既重矣。然猶曰雀鼠之耗，尚為有名。王章乃使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為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百，千則曰千，萬則曰萬，誠其數以八十為百，既非實矣，然入之於官、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為均一。王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為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二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

取其頭子者按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信號爲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爲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延朗爲明宗搭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爲漢氏掊摭而隱帝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衆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爲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章尤不喜文士而害之者乃發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徙眠家人莫知其處

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乃曰斷其棺抉其含褫其服
章葬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
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姦邪同一
軌也亦可為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
也

初李濤為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勳舊之臣
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
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
恐皆不然楊邠胥吏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
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
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

隱帝既死先發俾不見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
鄴所請以告大鎮正合濬之初計儻若防威生變者豈不
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概欲使未必能奪其位耶是故漢之
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濬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爲追兵所弒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胥童夷陽五
殺駒伯苦成叔溫季尸諸朝俄而厲公爲欒書所弒比燕
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十大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
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
見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弒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殺於

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爲文非與夫弑逐者也臣而弑逐其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弑見逐豈無以取之乎故鄭輒邪蔑家御與小臣謀之與賤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弑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爲君者漢隱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答郭威拜其情同乎昭封王將代魏矣鄭沖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長揖示不爲諂首也若道者既嘗爲威書表至是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之而受其拜外爲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

皆曰太師隆重不爲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害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復庸有極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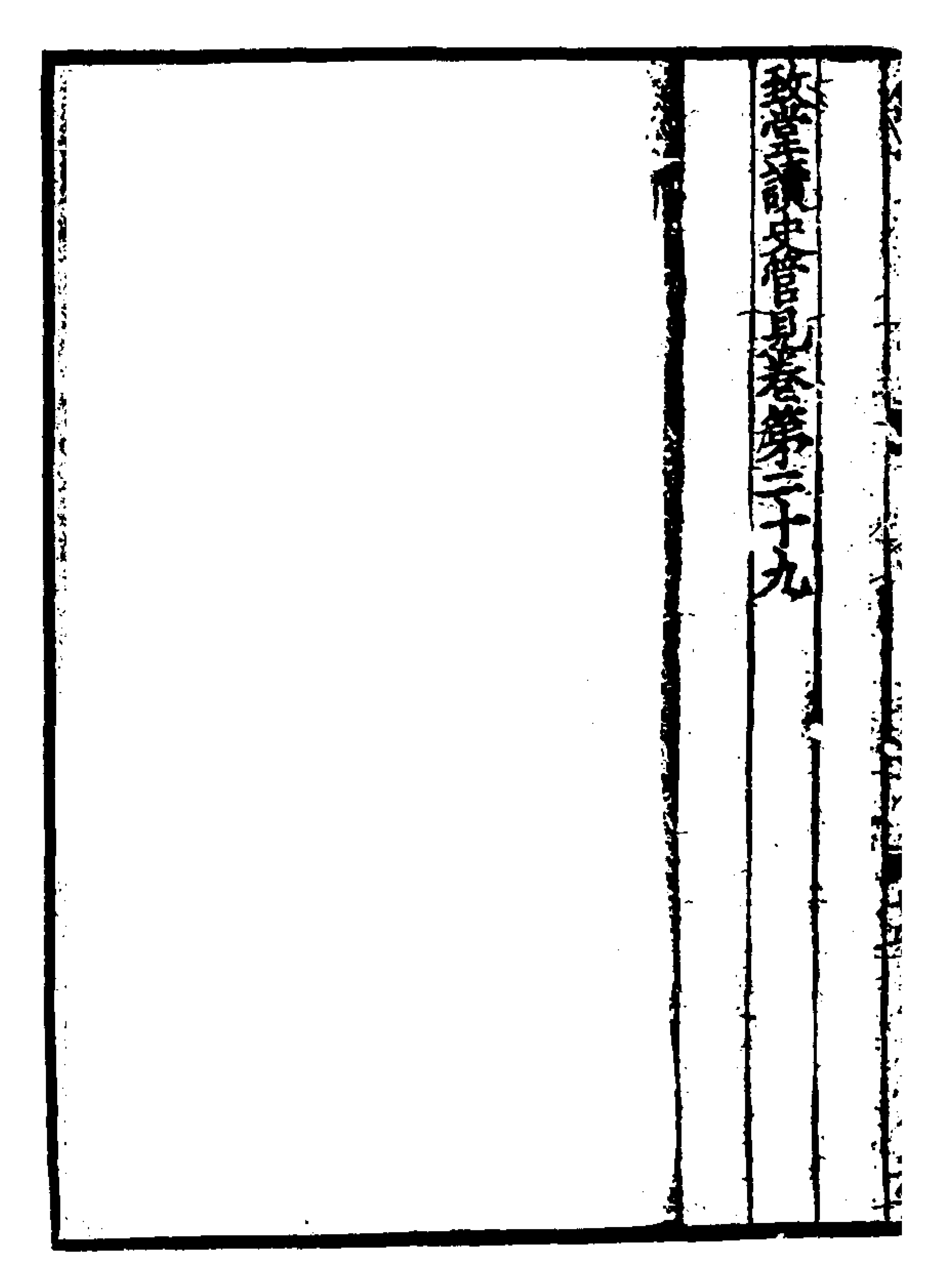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不報厚矣其來得爲直乎

楚王希廣爲其兄希萼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諫貪刹以弟先兄信諂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佛說者之所爲也是故佛氏之說施於精藍之中東甘徒以惑世取人財

以自養則能矣若以父子君臣之際猶推冊於陵汝世
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
斂手就戮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贇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
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忽大譟又曰天子須
侍中自為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贇已
至宋州矣威遣贇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贇
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為計
道默然遂歸太后誥威廢贇為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
進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
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illegible]衆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立

欲自爲何必區區爲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士竟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貴戚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而王代史家人傳乃謂戚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遣道迎贇道揣戚無立贇意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太信斯言也是道能以不答拜折戚奪國之心而使戚爲漢立嗣道當爲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答拜之力乎此之不爲而甘心於戮馬亦宋數百里閒行未及還而郭公即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留貴戚之速取斷其賣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太祖　後周紀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赴鎮

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惡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為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

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
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
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
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為三牙唐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
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
方戒心八鑾及其久也軍政浸壞豢養庞庸可爲儀而不
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
頗危一無所頼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
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
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内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
畿内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
紂以戎車三百乘總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

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戣瞿銳立于門階垂堂者十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于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況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乘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為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嬖寵嬉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為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

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貴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
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
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
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
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
加以横歛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鈌行乎百姓財
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
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
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
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
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
出之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

初劉贇被徵使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廷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贇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贇未遇害時爲贇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贇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爲相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士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為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覘李嗣源若

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
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
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
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
之利也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氷畏末流滅天理之若
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
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
爲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
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
其不以爲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

難於晦其用意者怕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
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
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怕所目擊使其見微
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覲之際退而耕
於野則無辱矣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皆露奏
請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彥超嘗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
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赴難此以死報恩之時
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
亡滅貪琳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
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

彥超於漢宜爲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守太祖得國當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申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迷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已爲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已奏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正小人之情也忘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毀乎亦與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今小人爲善則毀之曰是皆載偽不足信也則非大

舜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遷善之路闢改過之門

勵恥格之規重怨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爲

善者之力於爲惡者孰賢包方力於爲惡而見人之矯揉

矜莊者必斥之爲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

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天同流合汙掩然媚於世

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

報蕭儼則君子也瑕瑜不相揜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

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人爲謟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

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

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萃位一日爲帝王帝以異代陪臣

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敎民有詞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决不直乃聽詣臺省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蔑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

職元首叢脞而庶事墮廢矣然則柰何曰擇官師簡法令輕徭賦抑姦猾則民之負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則侮文狡吏相爲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貧下嶶賤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於是有訴人主於繁惠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言彼百姓之負冤無告者皆得關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爲大害也故以越訴爲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為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
其人法令易守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赦許自息爭競之訟
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
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
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
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闕
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甚至於為民大害然
後李穀建議周祖革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
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為輕亦可行矣
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弟一　然稼穡之賴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方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吏胥旁緣取求難阻於是一皮之直為錢幾數千而所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當瘞埋之隱匿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牛疫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為天以牛為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為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助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既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郡縣調斂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不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畎畝閭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

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

歲納一皮亦未為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因求領藩命兼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今有賢子矣將四海是賴任國事者其何顧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為己任天下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孔明所以定劉漢者也今峻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至路以身之去留爭之則何意哉峻本樂童遍事五代貴要辟右致身宰輔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為為大臣而忌人主之子如梁萱

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顔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帝曰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爲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第賜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者也辭而不處嗚呼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爲宰相未可謂失顧顔陳譽望未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懟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梁時已與幼稱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爲監何也豈辭宅之時

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雖然峻本歐童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宰相而以私好惡爲公賞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横留爲京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謀反殺之

王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悖慢退而免誅殷被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殷事母孝母所不可未嘗敢行及爲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殷跪受杖撻婢僕自昝於母前母亡晉高祖奪其喪殷固辭此雖士大夫有不能者而殷本軍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其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名公

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學授以孝經其慮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封之固不事外飾為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兆域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皆不封周雖封之其制

庳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爲勝也禮有以大爲貴者仁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爲大此尊卑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上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夏屋者孔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鬣封也先儒云馬鬣封三斬板板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耳季子葬其子掩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手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登後世三尺可謂庳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鬣四尺之制等而上之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庳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列侯高四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盛之原陵六丈唐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二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光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爲山陵裁令流水與丘壠同故厚葬而自敗者呂政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既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處誠善矣然貴爲天子勢有不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事亦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無所考識聖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爲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況不爲乎後世人主奉身奢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爲山陵厚爲齎送建宮邑徙百姓出遊衣冠幽置嬪宮衛以官司也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爲忠子以是爲孝委於發掘暴露甚則侵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爲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文無益於死者然則奈何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久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爲本可也周太祖鑒溫韜之禍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高陵豐約之詳以見世宗承考之實惜哉

## 世宗　後周紀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久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欲重以契丹難與爲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皆非

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為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姦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即收愛

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弃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反爲所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栽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政曾不以爲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强勉而已使世宗閉目聾耳而心悸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望塵而避安及樊愛能復還則喣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寛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臣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馮瀛王之爲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也所謂道者杳杳冥冥超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爲申商之事稱王說帝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以興亡爲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堯命舜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爲重衆次之大夫

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爲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僞之臣

妾下赦令有忍死為民之譏其黨為之唱謗以謂能全都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悠為暴行而無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土受君之德父子祖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憤國破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偽者事而敢攘取免於夷滅之幸以為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驕將之間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以此明道為不得已而方諸晏子處莊公之弑不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人之訓為道者寧食薇蕨友麋鹿足以為潔身之賢自經

潰潰豈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文獻

范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祿無間

言若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則走帝

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奈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汰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寛於民

旣得樞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留其精銳且曰兵務精

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膏養無用之

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

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贍其昏姻送死養生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斛給耗一斗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閒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誠賞使之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為國撫民之道

也不啻惟是九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甘米貴永日册
費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
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羨費
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
省耗羨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
窘闕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獨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有貪
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
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燋中人以上千萬人無
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道術難致

困窮臨勢利林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
草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林迫甚矣不忍而敢
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況財貨賄賂中人
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庶品中人以下十居八九今使
兩省官薦舉令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矣天下之至難
也誠知其人今不爲县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
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色然
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矣而實弊似矣故其初
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爲之防耳則敎人窺
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
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眞賢以爲翰相則有成材

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
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爲之

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爲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爲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爲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難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惜不能爲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況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之類幻惑流俗

者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寺皆宜廢不爲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感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其屬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夷伐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爲癃疾猶有三萬幾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曾世宗未之思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

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
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
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爲人所難爲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銷
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
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
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
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
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
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爲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
則不以貨泉貿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

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直錢曰
小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糜有限之錢雖萬物爲銅陰陽
爲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
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
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慮有未盡者寺
觀鍾磬鈸鐃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
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鈸鐃凶事安用夷樂若其自
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
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
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
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

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爲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人懼其屢敗惟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上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爲近正其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其中原之主可以曰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懷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爲援又爲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其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爲無益陳覺李徵古譖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朱异受侯景金竇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人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天策府學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爲節度判官仲雅

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周行逢雖黠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恥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弃官而去則當行逢既統軍府又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公跪對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摶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摶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

也雖然特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既與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紘而不得與儒者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紫宇禮恃勢恣横帝既爲太祖嗣無人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勇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

出帝稱所生爲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爲元

是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文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為耶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杞周之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為敝屣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為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

當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犯犬不足為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爲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
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
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
替矣然則宜柰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
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爲犯犬者亦非也曹孟德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真犯犬耳此以詆誚
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爲畜牲者乎不惟賤其
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遁用之蓋未之思也
攻楚州四句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
一人降者
禍狹者宜廓以寬勁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

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未洽以幾州小城力鬬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成不若實成也

唐主舉國內附江北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李穀沈毅有謀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比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

今問曰彰掇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踰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闢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者其不得也宜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三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專固朝權陳覺李徵古爭附之覺嘗奉使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

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寘於帝帝

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

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喻使勿殺如世

宗之於嚴續者用心 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晉楚子納孔寧

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

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

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大

故不可弃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爲相及之維翰外爲楊

光遠所劾内爲劉處讓所擠先解樞機繼離宰路亦不聞

契丹之來責也懼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爲

彼內主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一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
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語
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後衆駒爭皁棧乃可圖耳韓非爲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韓
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
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秦桑維翰勿聽其變罷可也
納孔寧儀行父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慎備明義伸嚴縊
之被讒而於爲立死生無所可否素學黃老而暗合春秋
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困
懸而父不爲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糶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
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
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
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
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
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産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
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所救
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
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録
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滅蠹弊也立
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

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者絕公息侵漁也罷課戶
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
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四運日
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為百
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
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試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
勢而不知其有可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為可率意而行之
故可以崇飲沉酗俾晝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
以淫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殖貨愛寶盈欲無厭可以廣
土貪地糜爛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

木千門萬戶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
役不息可以害賢憎忠劃忠抉舌名之妖言陷諸鉤黨可
以允慈孫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時無
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蓋易而
爲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爲是知戒愼矣而猶不免焉者
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
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爲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爲
本務於是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勳
勞之將官賢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俗伎之徒髡老之
衆給使之役工商之氓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蝍蝝銍
艾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已又陵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
曠闕損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

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爲仁一問爲邦聖人之荅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貽燕湯而不仁必不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興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者也故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君君者務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一人衆多且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行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承蜩履狶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滅倫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鈎有賾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策讀書而貿貿然如擿埴而冥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爲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而聞而知之所以爲後覺者也

恭帝

後周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昔文定胡公奉　詔作春秋傳天
下傳之以為百世不刊之書自三
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未有
論述致堂管見蓋以繼文定之
遺志甚於君臣之義夷夏之分
君子小人之別天理人欲之辨辭

嚴義密莫不以經爲斷學者
必通二書而讀之然後知眞後先
述作粹然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瞠
乎下風也震孫服膺是書有
年矣每惜江淛閒獨欠此本假守
宛陵以餘細加讎校遍刻眞郡

齋與學士大夫共之然嘗有
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為兩漢
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
綱目尤足以補司馬公之所未及
是數書者實皆互為發明而相
為羽翼後之讀史者苟能參錯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惡治亂興亡之故如權衡尺度瞭然胸次舉而措之事業載諸言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敢僭書之以俟識者訂焉寶祐二年閏六月壬辰陶海劉震孫謹跋